

福嚴推廣教育班第 35 期

##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

〈第五章 如來藏說之初期聖典〉  
(pp. 115–146)

釋長慈 (2018/5/13)

### 第三節 如來藏我 (pp. 132–140)

#### 一、佛教發展過程中：從「無我」到「我」

般涅槃 (parinirvāna) 四德中，我 (ātman) 最為特出，而是傳統佛教所難以信受的。

##### (一) 佛法時期：一貫宣說「無我」

從釋尊說法以來，佛法一貫的宣說無我<sup>1</sup> (nir-ātman)；「諸法無我」，是「三法印」的一印，是以無我來印定為是佛法的（與外道說不同）。

##### (二) 部派佛教：犢子部等雖為成立生死流轉而成立「我」，不是以「我」為真理，為證悟的內容

部派佛教中，犢子部<sup>2</sup> (Vātsīputrīyāḥ) 等立「我」。被稱為附佛法外道。<sup>3</sup>

然犢子部與說轉部<sup>4</sup> (Saṃkrāntivādāḥ)，成立「我」論的目的，是為了成立生死流轉，從繫縛到解脫的聯繫，<sup>5</sup>而不是以「我」為真理，為證悟的內容。<sup>6</sup>

<sup>1</sup> 參照【附錄 1】

<sup>2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佛法概論》(p. 34)：

說一切有系中，拘睺彌地方的犢子比丘，成立犢子部，流行印度的中、西方。

<sup>3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(p. 308)：

佛法中，也有一分的有我說，依他們說：佛法說無我是對的，不過這是否定常人所計執的邪我，而另有一勝妙我存在。這如犢子部及其所分出的法上、賢胄、正量、密林山部四派，建立不可說我。據說，我是在五蘊之內抑在五蘊之外，我是常住抑屬無常，都是不可說的。犢子部他們建立不可說我，認為佛法的生死輪迴與涅槃還滅等一切問題，才能依之而建立起來。這是佛法中最初說我的一派。佛法一向是說無我的，所以這種不可說我的論調出現之後，在佛教界初聽起來，有些驚怪，因此被人評為附佛法的外道。

<sup>4</sup> (1) 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. 351)：

第四階段的部派分化，是說轉部。依《異部宗輪論》，說轉部從說一切有部中分出：「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，立說轉名」。立勝義我，聖道現在，這也是依教義立名的。分出的時代，《異部宗輪論》作（佛滅）「四百年初」。依阿育王於佛滅百十六年即位說來推算，約為西元前 90 年。從西元前 200 年以來，成立的部派，大抵依地名、人名為部名；到說轉部興起，表示其獨到的見解，成為十八部的殿軍。西元前一世紀初，說轉部興起於北方，展開了說「有」的新機運。

(2) 印順導師著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(p. 529)：

說轉部的宗義，如《異部宗輪論》(大正 49, 17b) 說：「謂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，立說轉名。非離聖道，有蘊永滅。有根邊蘊，有一味蘊。異生位中亦有聖法。執有勝義補特伽羅」。

<sup>5</sup> (1) 印順導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. 50)：

犢子部立「五法藏」：過去法藏，現在法藏，未來法藏，無為法藏，不可說法藏。三世法是有為法，有為與無為法以外的不可說藏，就是不可說我。如《異部宗輪論》(大正 49, 16c) 說：「犢子部本宗同義：謂補特伽羅非即蘊離蘊，依蘊、處、界假施設名。……諸法

**(三) 初期大乘：《寶積經》雖說「聖性」是常、樂、淨，還是說「無我」**

所以初期大乘的《寶積經》，雖說「聖性」是常、是樂、是淨，還是說無我，<sup>7</sup>如《大

若離補特伽羅，無從前世轉至後世，依補特伽羅可說有移轉」。

犢子部與說轉部，都是依補特伽羅，說明前生後世移轉的可能。犢子部的補特伽羅——不可說我，是「依蘊、處、界假施設名」，在原則上，與說一切有部的假名我，是沒有太大不同的。

(2) 印順導師著《唯識學探源》(pp. 56-57)：

犢子部，分一切為五法藏，這我，在第五不可說藏之中，像《成唯識論述記》(卷一)說：  
(以下引文，多是隨便舉一種)

「彼立五法藏：三世、無為、及不可說。彼計此我，非常無常，不可說是有為、無為也」。它把一切法分成過去法藏、未來法藏、現在法藏、無為法藏、不可說藏——五法藏。三世有為和無為，與一切有部的思想，大體是相同的；只是多一個不可說藏，不可說藏就是不可說我。有為是無常的，無為是常住的，而我卻不可說是有為、無為，是常、是無常。理由是，假使我是無常，那從前世到後世的輪迴，仍舊建立不起來。外道的即蘊計我，有斷滅的過失，也就在此。假使是常住，那我應該離卻無常的五蘊而存在，同時也就不應該有受苦受樂的差別。外道的離蘊計我，就有這樣的過失。犢子部見到這一點，才說非有為、非無為。雖不就是有為的五蘊，卻也不可與五蘊分離而獨存。它舉火與薪的比喻，不可說薪是火，也不可說離薪有火。他的雙非論，使人很自然的想到有一不離五蘊的形而上的實體。

(3) 印順導師著《中觀論頌講記》(pp. 394-395)：

如來，外道也有這個名字，但是作為梵我的異名看的。如如不變，來往三界，這就是神我了。如來可約兩方面的意義說：一方面，是約佛陀的假我說，如印度的釋迦如來。一方面，是約如來之所以為如來說，即通於一切佛。在來去、出入、言談、語默的人間的如來，他的性質，本與一切有情同樣的；不過有染無染而已。此在有部，認為五陰和合中只有假我，沒有真實的如來。犢子系說：不可說有如來，是對外道說的；然佛也說我，不可說沒有。所以他所主張的如來，是非離蘊非即蘊的不可說我。如有部等的假我，不免減損了緣起我；犢子部等的真我，又不免增益了。不可說的真我，與外道所說的如來是神我的異名，是身心活動中的統一體，實在所差不多，容易與外道說合流。

<sup>6</sup> 參照【附錄 2】

<sup>7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寶積經講記》(pp. 189-191)：

現在在不可說而又不可不說中，方便顯示那聖性的清淨德性。共十四句。一、「是性」……二、「是性無別」……三、「是性遠離」……四、「是性離一切法」……五、「是性清淨」……六、「是性無我」……七、「是性無高下」……八、「是性真諦」……九、「是性無盡」，無盡是一直如此，沒有滅盡相；聖性是「畢竟不生」的，所以也沒有滅盡可得了。

十、「是性常住」，常與無盡(恆)略不同：無盡約三世如此說，常約超越三世說。說聖性是常，因為一切「諸法常如」其性，不變不失。所以《法華經》說：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。

十一、「是性安樂」，在一切安樂中，有為樂可盡；唯「涅槃」出三界苦厄的離繫樂，最「為第一」。

十二、「是性清淨」，「離一切」妄取「相」，性自空寂，所以名清淨。上說清淨，約離垢說；這裡約一切相不現說。

十三、「是性無我」，於聖性中「求我」，是畢竟「不可得」的。

十四、「是性真淨」，不是始染而終淨，不是相染而體淨，不是離染而成淨，這是「從本已來畢竟淨」，所以說真淨。上說性淨，這裡說真淨，如空有性空與畢竟空一樣。

——上六句，與一般所說的是常、是樂、是淨相同，但說無我，與常樂我淨的四德說不同。雖然，聖性也可以說是我，『得自在故』。但容易與凡外的真我、常我相雜濫，所以本經不說是我，保有無我說的特色。

寶積經》卷 112〈普明菩薩會〉(大正 11, 635c) 說：

「是性常住，諸法常如故。是性安樂，涅槃為第一故。是性清淨，離一切相故。是性無我 (p. 133)，求我不可得故」。

**(四) 後期大乘 (真常系)：如來藏我為生死涅槃所依，漸入「佛梵同化」**

到了如來藏 (tathāgata-garbha) 說興起，揭示如來藏我的法幢，在佛教、大乘佛教界、可說是劃時代的變化，意義太不平常了！

**1、如來涅槃界有「我」德，是「自在」義**

如約因圓果滿的如來 (tathāgata)，說如來涅槃界有「我」德，還可以說我是「自在」義，以佛果的「八自在」<sup>8</sup>來解說。

**2、從如來四德說到眾生有如來藏我**

但如來藏說的宏傳者，從如來的常、樂、我、淨，說到一切眾生有如來藏我。<sup>9</sup>

<sup>8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3〈10 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〉(大正 12, 502c15–503a22)：

- 涅槃無我，大自在故，名為大我。云何名為大自在耶？有八自在，則名為我。何等為八？
- 一者、能示一身以為多身，身數大小猶如微塵，充滿十方無量世界。如來之身實非微塵，以自在故現微塵身，如是自在則為大我。
  - 二者、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如來之身實不滿於三千大千世界。何以故？以無礙故，直以自在故，滿於三千大千世界，如是自在，名為大我。
  - 三者、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輕舉飛空，過於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無障礙。如來之身，實無輕重，以自在故能為輕重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
  - 四者、以自在故而得自在。云何自在？如來一心安住不動，所可示化無量形類，各令有心。如來有時或造一事，而令眾生各各成辦。如來之身常住一土，而令他土一切悉見。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
  - 五者、根自在故。云何名為根自在耶？如來一根，亦能見色、聞聲、嗅香、別味、覺觸、知法。如來六根，亦不見色、聞聲、嗅香、別味、覺觸、知法。以自在故，令根自在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。
  - 六者、以自在故得一切法，如來之心亦無得想。何以故？無所得故。若是有者可名為得，實無所有云何名得？若使如來計有得想，是則諸佛不得涅槃，以無得故名得涅槃，以自在故得一切法，得諸法故名為大我。
  - 七者、說自在故。如來演說一偈之義，經無量劫，義亦不盡，所謂若戒、若定、若施、若慧，如來爾時都不生念，我說彼聽；亦復不生一偈之想，世間之人以四句為偈，隨世俗故說名為偈；一切法性亦無有說，以自在故如來演說，以演說故名為大我。
  - 八者、如來遍滿一切諸處，猶如虛空。虛空之性不可得見，如來亦爾實不可見，以自在故令一切見，如是自在名為大我，如是大我名大涅槃，以是義故名大涅槃。

<sup>9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(pp. 318–319)：

**我的意義為自在，自己作得主，這與佛法所講，由修持而得自由自在，不為煩惱所污，不為境界所轉，同一意趣，這是大乘所共認的。但印度宗教將阿特曼——我，解說為生命的本體，有自在義，佛法為了否定這生命實體的我，才說無我。如來藏為眾生生死流轉的根本，離去煩惱，如來藏即是如來法身，這與印度宗教所說生死涅槃主體的我相近。印度宗教所說的我，與如來藏為生死涅槃所依，極為相似，頗感困惑，不易區別。如來藏是就眾生位說，因眾生的顛倒，未能顯發如來藏本具的清淨無漏功德智慧，所以成為眾生。切實說來，如來才是真眾生。眾生也即是我的異名，非蘊處界的聚合體，而在生死流轉中永恆不變的，才是眾生。這在大乘經中，也有說得非常清楚的，如《不增不減經》說：「即此法身，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，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」。法身即眾生，因此眾生非他，**

### 3、「如來」與神「我」有同樣意義，佛法漸入「佛梵同化」的時代

從如來而說到我，如來性 (tathāgata-dhātu) 就是我，這不能不回憶到釋尊的時代，世俗所說的「如來」，有與神「我」的同樣意義。

如來與我，神教所說的梵 (brahman) 與我，不是非常類似嗎？佛法漸漸的進入「佛梵同化」的時代。<sup>10</sup>

## 二、如來藏我說

### (一)「如來藏(我)」的相關名詞

從如來而說到如來藏，有一系列的相關名詞。<sup>11</sup>

如來藏從譬喻而來，有印度神教的神學淵源。如來界——如來性的意義相同，但有佛

---

即是如來。如來自無始世來即流轉生死，始名眾生。《央掘魔羅經》也說：「一切眾生，皆有如來藏我」。眾生即如來藏，佛在迷即成眾生，眾生在悟即是如來。因此，如來藏與我義一致。如來藏為煩惱所蓋覆時，近於小我，如離去煩惱，即成為大我，大我與小我的本體是無差別的。

<sup>10</sup> (1)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p. 284–286)：

如來藏我，是《大般涅槃經》說的。從如來常住，說到如來藏我，我是「常樂我淨」——四德之一，是如來大般涅槃 (mahā-parinirvāṇa) 的果德。如來常住，所以說眾生本有如來藏我：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；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即是我義」。我，如來藏，佛性 (buddha-dhātu)，約義不同而體性是一。《楞伽經》(世親同時或略遲集出的) 近於瑜伽學而傾向唯心說，也覺得「如來藏我」，太近於印度神學的「我」了，所以特加以解釋……。說如來藏，與「佛法」說無我一樣，不過不是直說無我，而是適應神學，方便誘導「計我外道」，稱真如為如來藏，故意說得神我一樣。說如來藏的意趣如此，所以結論說：「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。如真能了解如來藏教的意趣，佛教也不會步入「佛梵一如」了！

(2) 印順導師著《中觀論頌講記》(pp. 395–396)：

一分學者，認為有情身中，不即五蘊不離五蘊的真我，是一切眾生所都有的，是流轉不滅的聯絡者；這可以稱為如來。如來本為有情或我的異名，所以一切眾生都可以有，就成為普遍的名詞了。性空者的法性空寂不可得，即如來之所以為如來的，到了真常唯心論者的手裡，從神秘實在的見地去理解他，把如來當作諸法的真實微妙的自體看，以為有情身心的真實相如此，萬有諸法的實體也如此。把緣起有、法性空的二義，在神秘微妙真實中統一起來。於是乎，凡夫如如不變來往三界，受生死，是有情的如來；佛陀如如不變，隨處示現，往來救度，這是佛陀的如來。眾生的如來，佛陀的如來，平等平等。而且，他就是一切法的真實體，所以與諸法實相也平等平等。現在流轉是他，將來證覺還是他。證覺是如來的全體開顯，眾生位上的如來，與佛果位上的如來，質量無別。這樣，後期的大乘佛教，以生佛平等的如來藏、如來界、如來性為所依體，說明流轉還滅，說明一切。這樣的如來，抹上一些性空的色彩，而事實上，與神我論的如來合流。外道梵我論者，所說的如來，也是眾生的實體，宇宙的本體。

<sup>11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p. 10–11)：

如來藏的立場，貫攝經中的不同名義，可以理解這一思想系的源流。這些不同名稱，主要是由佛而來的。如佛 (buddha)、如來 (tathāgata)、勝者 (jina)、法身 (dharma-kāya)，都是佛的異名。佛的智慧，是無上菩提 (anuttara-bodhi)，略稱菩提；離一切雜染而得解脫的，是涅槃 (nirvāṇa)。菩提與涅槃，約佛的果德說。佛是大覺而圓成的，所體悟的名為法 (dharma)、聖諦 (ārya-satya)。「初期大乘」經中，多用法性 (dharmatā)、(真)如 (tathā)、法界 (dharma-dhātu)、實際 (bhūtakoti) 等。這都是固有的名詞，到表示眾生本來有之的如來藏說興起，「胎藏」、「界藏」、「攝藏」的意義重要起來，成立新的名詞。

教的學理意味。<sup>12</sup>

依梵文的《寶性論》，知道「佛性」是佛藏 (buddha-garbha)，或佛界 (buddha-dhātu) 的漢譯。<sup>13</sup>

※佛藏與如來藏，佛界與如來界，<sup>14</sup>內容完全一樣。

### 1、《大般涅槃經》

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 (大正 12, 407a—b) 說：

「佛法有我，即是佛性」。

「我者，即是如來藏義。一切眾生悉有佛性、即是我義」。

如來藏、佛性，與我是同一的。

### 2、《不增不減經》

在世俗語言中，我與眾生 (sattva) 是同義詞，所以眾生界 (sattva-dhātu) 也與如來藏的意義相同。

《不增不減經》，就是依眾生界而立論的，如經 (大正 (p. 134) 16, 467b) 說：

「不離眾生界有 (如來) 法身，不離法身有眾生界；眾生界即法身，法身即眾生界。舍利弗！此二法者，義一名異」。

與眾生界同義的法身 (dharma-kāya)，依經上說：法身隨生死流，名為眾生；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；離一切煩惱苦迫而得自在，名為如來。<sup>15</sup>「此三種法，皆真實、如、不異、不差」，<sup>16</sup>也就是從眾生界——我的立場，說眾生、菩薩、如來法身的無二無別。

### 3、《大法鼓經》、《央掘魔羅經》

《大法鼓經》也說：「若勤方便，除煩惱垢，爾乃得我」。「常住安樂，則必有我」。「彼

<sup>12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. 16)：

從如來藏的學理意義來說，倒好像是古代的金胎說，取得了新的姿態而再現。或重視如來藏的三義，以論究「藏」的意義。實則「如來之藏」，主要為通俗的胎藏喻。如來在眾生位——胎藏，雖沒有出現，而如來智慧德相已本來具足了。

<sup>13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. 12)：

佛性一詞，是中國佛教最熟悉的。從《寶性論》的梵語看來，漢譯為佛性，或是佛藏 (buddha-garbha)，或是佛界 (buddha-dhātu) 所以佛性也不外乎胎藏與界藏。

另參照【附錄 3】

<sup>14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(pp. 697–698)：

「界」有礦藏義，「如來藏」是胎藏義，確有類似的意義，所以「法界」、「如來界」等，與如來藏說相融合——如來藏我，成為後期大乘經的特徵。

<sup>15</sup> 《佛說不增不減經》卷 1 (大正 16, 467b6–16)：

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過於恒沙無邊煩惱所纏，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。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厭離世間生死苦惱，棄捨一切諸有欲求，行十波羅蜜，攝八萬四千法門，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。復次舍利弗！即此法身，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，過一切苦，離一切煩惱垢，得淨得清淨，住於彼岸清淨法中，到一切眾生所願之地，於一切境界中究竟通達，更無勝者；離一切障、離一切礙，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，名為如來、應、正遍知。

<sup>16</sup> [原書 p. 139 註 1] 《佛說不增不減經》卷 1 (大正 16, 467c14–15)。

眾生界，無邊淨明」。<sup>17</sup>

《央掘魔羅經》說：「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我。……斷一切煩惱，故見我界」。<sup>18</sup>

#### 4、小結

可見我與我界，眾生與眾生界，都就是如來藏、如來界（性）、佛藏、佛性的異名。<sup>19</sup>這是如來藏法門的根本論題，是生死與涅槃的主體；是迷成生死、悟成如來的迷悟所依；是證見的內容。這樣的如來藏我說，在佛法中，的確是初期大乘所不曾見過的。

### (二) 如來藏我說的主要意義

#### 1、如來藏，約眾生身中本有如來德性，說明眾生有成佛的可能

如來藏，約如來（性）在眾生身中說。眾生身中有如來藏，主要是說明本有如來德性，所以眾生有成佛的可能。《華嚴經》「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」，<sup>20</sup>也是這個意思。

#### 2、眾生身中有如來藏我，是生死中的主體

但眾生身中的如來藏，明確的說是我的別名。

印度神學中的我，與梵同體，而成為生死中的主體。

在如來藏法門中，我與如來不二，依我而可以成佛，也就是眾生的主體。

#### 3、「一法界」，就是如來藏我，不增不減

##### (1) 如來藏法門中，「界」是普遍使用的術語

《不增不減經》（大正 16，466b）說：（p. 135）

「不如實知一法界故，不如實見一法界故，起邪見心，謂眾生界增，眾生界減。」

<sup>17</sup> [原書 p. 139 註 2] 《大法鼓經》卷 2（大正 9，297a13-14；296c25；297b19）。

<sup>18</sup> [原書 p. 139 註 3] 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4（大正 2，539c7-540a6）。

<sup>19</sup>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（pp. 967-968）：

「佛界」（buddha-dhātu），或譯「佛性」。「如來界」（tathāgata-dhātu），或譯「如來性」，一向看作「如來藏（tathāgata-garbha）的異名。「眾生界」以外，別立「我界」，而說「法界即是我界」。「我」是印度神學的中心論題。梵與法，在《長阿含經》中，為了適應世俗，有作為同一意義的用法，如「法輪」又稱「梵輪」，「法網」又稱「梵網」。這樣，「法界即是我界」，豈不是近似印度神學中「梵即我」的意義嗎？以「法界即是我界」為本，而貫通了「眾生界」與「佛界」，「如來界」，同歸於無二無別。這一傾向，時代越遲，意義越是明顯。「如來藏」說的主體思想，是如來在自身——蘊界處內的通俗說，但不久就與「法界」、「我界」、「眾生界」、「佛界」、「如來界」等相融合。《大毘婆沙論》說：「種族義是界義，……如一山中有多种族」，這是以礦藏為喻的。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法性[界]者，法名涅槃，不可壞，不可戲論。法性[界]名本分種，如黃石中有金性，白石中有銀性，如是一切世間法中皆有涅槃性」，也是約礦藏為喻的。《攝大乘論》立「金土藏」喻：以「地界」為礦藏，而表示金質（喻圓成實性）本有的。「界」有礦藏義，「如來藏」是胎藏義，確有類似的意義，所以「法界」、「如來界」等，與如來藏說相融合——如來藏我，成為後期大乘經的特徵。

<sup>20</sup> (1) 東晉·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35〈32 寶王如來性起品〉（大正 9，624a13-15）：

如來智慧無相，智慧無礙，智慧具足，在於眾生身中，但愚癡眾生顛倒想覆，不知、不見、不生信心。

(2) 唐·實叉難陀譯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51〈37 如來出現品〉（大正 10，272c4-7）：

如來智慧無處不至。何以故？無一眾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，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；若離妄想，一切智、自然智、無礙智則得現前。

「一法界」，下文又作「一界」。在如來藏法門中，「界」(dhātu) 是普遍使用的術語，如眾生界，我界，如來界，佛界，法界。

#### (2) 界是「不失自性」

界是界藏(礦)、界性，如金礦中有金性，銀礦中有銀性，表示本來如此，只是隱藏而沒有顯現出來。等到經冶鍊而顯發出來，也還是那樣的界性。

界是「不失自性」的，《阿含經》說：「法界常住」，<sup>21</sup>「善達法界」；<sup>22</sup>在如來藏說中，界就是如來藏我的別名。

#### (3) 法界「平等不二」

《華嚴經》常說「諸法界」，法界與法界，平等不二，所以是「一法界」，「一界」。眾生的界性，如來的界性，平等平等。

#### (4) 小結

所以眾生入涅槃，從眾生而成為如來，不是滅去眾生，眾生就是如來：眾生界是不增不減的。

#### 4、「(一法)界」性無二無別、無邊淨明

如來藏是「俗妄真實」<sup>23</sup>說，所以這不是染淨一如，而是眾生性與如來性，界性的無二無別。經上說：「彼眾生界，無邊淨明」。<sup>24</sup>不過約眾生性說，名眾生界；約眾生位中的如來性說，名如來界。

#### 5、「一(法)界」，隨染還淨，有眾生、菩薩、如來等差別

只此「無邊淨明」的「一(法)界」，隨染還淨，而有眾生、菩薩、如來等名稱。如《不增不減經》(大正 16, 467a-b) 說：

「眾生界者，即是如來藏；如來藏者，即是法身。……此法身，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，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」。

「此法身，厭離世間生死苦惱，……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」。

「此法身，離一切世間煩惱使纏，過一切苦……離一切障，離一切礙，於一切法中得自 (p. 136) 在力，名為如來」。

眾生界「無邊淨明」，由於無量煩惱所纏縛，成為生死流轉的眾生。眾生的界性，就是如來藏我。眾生，菩薩，如來，界性是沒有不同的。<sup>25</sup>

<sup>21</sup> 《雜阿含經》卷 12 (299 經) (大正 2, 85b25-26)。

<sup>22</sup> 《雜阿含經》卷 14 (345 經) (大正 2, 95c15)。

<sup>23</sup> 《如來藏之研究》(p. 142)：

說出世部 (Lokottaravādin) 以為：「世間法從顛倒生業，業生果，故是不實。出世法不從顛倒生，故是真實」。世間法虛妄，出世法真實，被稱為「俗妄真實」說。虛妄的是空，真實的不空，在大乘思想界，就與如來藏說相合。

<sup>24</sup> [原書 p. 139 註 4] 《大法鼓經》卷 2 (大正 9, 297b19)。

<sup>25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 169)：

一切眾生有如來藏(佛性)，離一切煩惱，顯出如來法身，也就是「見我」、「得我」；我，正是如來的異名。從如來涅槃果位，說到眾生位的如來藏(或「如來界」)我，我是生死流轉中

### 6、流轉中的生死眾生，是以如來藏我為依止

如來法身流轉而成為眾生，是如來藏法門的通義，《不增不減經》以外，還有其他的經說，如<sup>26</sup>說：

1. 「雪山有一味藥。……如是一味，隨其流處，有種種異；是藥真味，停留在山，猶如滿月。……一味者，喻如佛性。以煩惱故，出種種味，所謂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天、人」。
2. 「如來之藏，是善不善因，能遍興造一切趣生，譬如伎兒，變現諸趣」。
3. 「生死者，依如來藏。……有如來藏故得有生死，是名善說」。
4. 「彼自體變百千億種形色別異，謂地獄色、畜生色、餓鬼色、天色、人色、聲聞色、緣覺色、菩薩色、佛色」。

如來藏我，是眾生身中，有如來那樣的「十力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」<sup>27</sup>的。不過在煩惱纏縛中，「無邊淨明」還不能顯發，所以成為流轉中的眾生，生死是以如來藏我為依止的。

### 三、佛教「如來藏我」與印度神教固有的「我」

這一被稱為「不思議我」、「大我」、「真我」的法門、對於傳統及初期大乘的佛教界，無疑的會引起震驚，引起懷疑。懷疑的是：印度自有佛教以來，一貫的宣說「無我」，而現在卻說非有我不可 (p. 137)。

#### (一) 佛教「如來藏我」與印度神教「我」的差別

「我」是印度神教固有的，現在佛法也說有我，與印度的神學有什麼差別？

#### 1、舊醫新醫喻一為破凡夫外道「妄執之我」，而說無我；常、主等義才是「真我」

對於這些疑問，《大般涅槃經》盡量的用比喻來解說。現在說我，與過去說無我的關係，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，舉了舊醫與新醫，治病用乳的比喻 (大正 12, 378c21-379a3) 說：

「我為醫王，欲伏外道，……是故如來於佛法中，唱說無我。為調(伏)眾生故，

---

的我，還滅涅槃中的我，「生佛不二」。如《不增不減經》(大正 16, 467a-6) 說：「眾生界者，即是如來藏；如來藏者，即是法身。……此法身，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，從無始世來，隨順世間，波浪漂流，往來生死，名為眾生」。「此法身，厭離世間生死苦惱，……修菩提行，名為菩薩」。「此法身，離一切世間煩惱、使、纏，過一切苦，……離一切障，離一切礙，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，名為如來」。

眾生 (sattva)、菩薩 (bodhisattva)、如來 (tathāgata)，雖有三名，其實只是一法身，也就是如來藏我。如來藏就是如來界，所以經中說「一界」。

<sup>26</sup> [原書 p. 139 註 5]

1.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7 〈4 如來性品〉 (大正 12, 408b13-25)。
2.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4 〈一切佛語心品〉 (大正 16, 510b4-5)。
3. 《大寶積經》卷 119 〈勝鬘夫人會〉 (大正 11, 677c7-9)。
4. 《清淨毘尼方廣經》卷 1 (大正 24, 1080c25-27)；「自體」，異譯《寂調音所問經》作「我」 (大正 24, 1086b28-c2)。

<sup>27</sup> [原書 p. 140 註 6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9 〈4 如來性品〉 (大正 12, 419a10)。



為知時故，說是無我。有因緣故，亦說有我，……非如凡夫所計吾我。……是故說言諸法無我，實非無我。何者是我？若法是實、是真、是常、是主、是依，性不變易者，是名為我」。

經文的意思是：為了破斥凡夫外道的我，所以說無我。凡夫外道的我，「如蟲食木，偶成字耳」，<sup>28</sup>其實並不理解，只是妄執。

為了破凡夫外道而說無我，其實不是沒有我。什麼是我？經上舉出了是常、是主等定義，以為這才是真我。

### 2、苦毒塗乳喻—先說無我，滅除我見；然後為說離世真實之我

經上又舉了苦毒塗乳的比喻：小兒有病，不適宜服乳，所以在母乳上塗了苦味，說乳是毒的，吃不得的。等到小兒病好了，又讓他服乳。這比喻所比喻的，如《大般泥洹經》卷5（大正12，883c3-6）說：

「如來誘進化眾生故，初為眾生說一切法修無我行。修無我時，滅除我見；滅我見已，入於泥洹。除世俗我，故說非我方便密教，然後為說如來之性，是名離世真實之我」。

先禁乳，後服乳；先說無我，今說有我。

### 3、小結

上來兩則的用意，是一樣的。過去為什麼不說真我？只為了根機的不適合。一向沒有聽說過，所以如來藏法門，被稱為「方等祕密之藏」<sup>29</sup>，表示了（p. 138）過去沒有公開宣說的事實。

<sup>28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2〈3哀歎品〉（大正12，618b29-c1）。

<sup>29</sup> （1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7〈如來性品4〉（大正12，405b4-10）：

善男子！若人不聞如來甚深祕密藏者，云何當知有佛性耶？何等名為祕密之藏？所謂方等大乘經典。善男子！有諸外道，或說我常，或說我斷。如來不爾，亦說有我，亦說無我，是名中道。若有說言：「佛說中道，一切眾生悉有佛性，煩惱覆故，不知不見，是故應當勤修方便，斷壞煩惱。」

（2）《大般涅槃經》卷16〈20梵行品〉（大正12，715a23-b18）：

《大涅槃經》悉是一切諸佛祕藏。何以故？諸佛雖有十一部經，不說佛性，不說如來常、樂、我、淨、諸佛世尊永不畢竟入於涅槃，是故此經名為如來祕密之藏。十一部經所不說故，故名為藏。如人七寶不出外用，名之為藏。

善男子！是人所以藏積此物，為未來事故。何等未來事？所謂穀貴、賊來侵國、值遇惡王為用贖命、道路急難、財難得時，乃當出用。善男子！諸佛如來祕密之藏亦復如是，為未來世諸惡比丘畜不淨物、為四眾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、讀誦世典、不敬佛經，如是等惡現於世時，如來為欲滅是諸惡，令得遠離邪命利養，如來則為演說是經。若是經典祕密之藏滅不現時，當知爾時佛法則滅。

善男子！《大涅槃經》，常、不變易，云何難言：「迦葉佛時有是經不？」善男子！迦葉佛時，所有眾生貪欲微薄、智慧滋多，諸菩薩摩訶薩等調柔易化，有大威德，總持不忘，如大象王。世界清淨，一切眾生悉知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，常住不變。雖有是典，不須演說。善男子！今世眾生多諸煩惱，愚癡憙忘，無有智慧，多諸疑網，信根不立。世界不淨，一切眾生咸謂：「如來無常遷變，畢竟入於大般涅槃。」是故，如來演說是典。

## (二) 佛教「如來藏我」與印度神教「我」的關係

### 1、外道所說的我，是從佛法中來的見解

如來藏我與印度外道所說的我，到底有沒有關係？

《大般涅槃經》是認為有關的。如經說：

「所有種種異論，咒術，言語文字，皆是佛說，非外道說」。<sup>30</sup>

這一見解，是如來藏說者的信念，也可說是大乘共通的見解。<sup>31</sup>印度文化，文化中的善法，連咒術、文字學在內，都是佛說的。

### 2、外道所說的我，在理解上有錯誤，故與如來藏我不同

這當然是過去佛說過的，不過流傳人間久了，有些不免被誤解了，這才演變為，印度種種的宗教神學。如印度教說有我，現在佛法也說我；外道說是從佛法中來的，佛法說有我，當然會與神教相同。不過外道雖說有我，在理解上不免錯誤了。外道說我，是多種多樣的，如經<sup>32</sup>說：

「凡夫愚人所計我者，或言大如拇指，或如芥子，或如微塵」。

「凡夫愚人說言：一切有我。……我相大如拇指，或言如米，或如稗子。有言：我相住在心中，熾然如日」。

如來藏我，「具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結加趺坐」<sup>33</sup>，當然與外道所說的不同。

### 3、「印度神我所說的我」雖從佛法中來，是外道誤解而沒有真知，不是「佛法所說的我」

《涅槃經》又舉刀的比喻：有人只聽說刀，雖說刀而不知刀的真相；有的見了刀，才說有刀。聽說有刀，雖不知刀的真相，到底是從真刀來的，不過沒有親見而只憑傳說吧了！

這是說，外道說我與佛法說我，是同一來源，只是外道憑傳說，誤解而沒有真知。<sup>34</sup>

<sup>30</sup> [原書 p. 140 註 7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〈4 如來性品〉(大正 12, 412c29-413a1)。

<sup>31</sup> (1) 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 (大正 27, 1b16-18)：

猶如一切鄔陀南頌，皆是佛說。謂佛世尊於處處方邑，為種種有情隨宜宣說。

(2) 《成實論》卷 1〈三善品 6〉(大正 32, 243b29-c5)：

問曰：有聲聞部經，但聲聞說。又有餘經諸天神說，汝何故言獨佛說耶？

答曰：是法根本，皆從佛出。是諸聲聞及天神等，皆傳佛語。如比[毘]尼中說：佛法名佛所說，弟子所說，變化所說，諸天所說。取要言之，一切世間所有善語，皆是佛說。

(3)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〈13 文字品〉(大正 12, 653c17-18)：

所有種種異論、咒術、言語、文字皆是佛說，非外道說。

(4) 《大智度論疏》卷 15 (卍新續藏 46, 848c3-5)：

大本經云：一切識記等，皆是佛說，非外道書。明諸佛菩薩立法濟世，為世間作種種法用，漸漸引之，故皆由菩薩有也。

<sup>32</sup> [原書 p. 140 註 8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〈1 壽命品〉(大正 12, 378c27-29)。又卷 8〈4 如來性品〉(大正 12, 412c16-20)。《央掘魔羅經》卷 2，所說更詳(大正 2, 525b7-11)。

<sup>33</sup> 《大方等如來藏經》卷 1 (大正 16, 457b26-c3)：

善男子！如佛所化無數蓮花忽然萎變，無量化佛在蓮花內，相好莊嚴結加趺坐，放大光明，眾觀希有靡不恭敬。如是善男子！我以佛眼觀一切眾生貪欲、恚、癡諸煩惱中，有如來智、如來眼、如來身，結加趺坐，儼然不動。……有如來藏常無染汙，德相備足，如我無異。

依據這一比喻，可見印度神我所說的我，(p. 139) 從佛法中來，而不是佛法所說的我，從外道中來；這真是非常巧妙的解說！

#### 4、小結：「印度神教所說的我」與「如來藏我」確是非常相近

好在古佛所說，是不能從歷史去證明的。

印度神教所說的我，並不只是「大如拇指」，「小如微塵」，……。奧義書 (Upaniṣad) 說我是常、是樂、是知，也說周遍清淨，與「是實、是真、是常、是主、是依」<sup>35</sup>的如來藏我，確是非常相近；特別是如來與如來藏我，梵與我的關係。

#### 四、結說

##### (一) 外道所說的我，是過去傳說從佛法中來的，只可以信仰不能證明

佛經說：外道所說的我，是從佛法中來的，事關過去佛所說，只可以信仰，而不能從歷史去證明。<sup>36</sup>

##### (二) 歷史現實中，印度神教先說有我，釋尊否定他們說無我，後來佛教才又宣說如來藏我

反之，在現實世界中，印度神教先說有我，釋尊否定他們，建立無我的宗教；到西元二、三世紀，佛教才宣說如來藏我，卻是歷史的事實。

##### (三) 如來藏我說是佛教為適應印度神教，誘化有我外道的方便

所以《大般涅槃經》的比喻與解說，只能說是信仰而已。《楞伽經》說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<sup>37</sup>佛教為了適應印度神教文化，為了誘化主張有我的外道們，使他們漸入佛法，所以方便的宣說如來藏我，這也許更符合佛教方便適應的事實！<sup>38</sup>

<sup>34</sup> [原書 p. 140 註 9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8 〈4 如來性品〉 (大正, 412b17-c13) :

譬如二人共為親友，一是王子、一是貧賤，如是二人互相往返。是時貧人見是王子有一好刀，淨妙第一，心中貪著。王子後時捉持是刀逃至他國。於是貧人，後於他家寄臥止宿，即於眠中，調語刀刀。傍人聞之，收至王所。時王問言：「汝言刀者，何處得耶？」是人具以上事答王：「王今設使屠割臣身，分張手足，欲得刀者，實不可得。臣與王子素為親厚，先與一處，雖曾眼見，乃至不敢以手攬觸，況當故取？」王復問言：「卿見刀時，相貌何類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臣所見者，如羖羊角。」王聞是已，欣然而笑語言：「汝今隨意所至，莫生憂怖，我庫藏中都無是刀，況汝乃於王子邊見？」時王即問諸群臣言：「汝等曾見如是刀不？」言已崩背。尋立餘子紹繼王位，復問輔臣：「卿等曾於官藏之中見是刀不？」諸臣答言：「臣等曾見。」覆復問言：「其狀何似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如羖羊角。」王言：「我官藏中，何處當有如是刀相？」次第四王，皆悉檢按，求索不得。却後數時，先逃王子，從他國還，來至本土，復得為王。既登王位，復問諸臣：「汝見刀不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臣等皆見。」覆復問言：「其狀何似？」答言：「大王！其色清淨，如優鉢羅花。」復有答言：「形如羊角。」復有說言：「其色紅赤，猶如火聚。」復有答言：「猶如黑蛇。」時王大笑：「卿等皆悉不見我刀真實之相。」

<sup>35</sup>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2 〈1 壽命品〉 (大正 12, 379a1-3)。

<sup>36</sup>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p. 169-170) :

「佛法」說無我，而現在極力說如來藏我，到底我是什麼？《大般涅槃經》說：「何者是我？若法是實、是真、是常、是主、是依，性不變易者，是名為我」。這與奧義書 (Upaniṣad) 所說的我，是常、是樂、是知，似乎相差不遠。但《大般涅槃經》以為：我，是過去佛所說的，由於傳說久遠，神教說得似是而非了。為了遮止外道的誤傳，所以說無我；現在才闡明我的真相。成立如來藏與我，經中多用譬喻來說明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

<sup>37</sup> [原書 p. 140 註 10]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2 〈一切佛語心品〉 (大正 16, 489b15)。

<sup>38</sup> (1)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p. 162-163) :

【附錄 1】從釋尊說法以來，佛法一貫的宣說無我

《性空學探源》(pp. 40–41)：

梵文的「我」字就是自在——平常釋我曰主宰，主宰也就是自在，含有自主而控制裁決諸法為我所有的意義。現在，諸行是變動的、痛苦的、不能自在的，所以無我。這種理論體系，純從無常出發，小至一色一心，都沒有建立自我的可能。無常、苦、無我的反面，就是常、樂、我。

根本佛教時期，正是婆羅門教發展到梵書、奧義書的階段，是梵我思想發揮成熟的時代。梵我是宇宙的大元，也是人生的本體；奧義書學者的解釋，雖極其精微玄妙，但扼要點不外說這梵我是常在的，妙樂的，自在主動的。他們依這梵我來說明宇宙與生命的現象。同時，經過某種宗教行為，把這常樂自在的梵我體現出來，就是痛苦的解脫，依之建立常樂的涅槃。釋尊平日不和他們爭談這些玄虛的理論，針對著他們想像中的常、樂、我，拿出現實事相的無常、苦、無我，迫他們承認。釋尊的立場，是絕對反婆羅門的。對這，我們應該切實認識！

---

如來藏說的興起，是「大乘佛法」的通俗化。如來，也是世俗神我的異名；而藏(garbha)是胎藏，遠源於《梨俱吠陀》的金胎(hiranya-garbha)神話。如來藏是眾生身中有如來，也可說本是如來，只是還在胎內一樣，沒有誕生而已。大乘以成佛——如來為目標的，說如來本具，依「佛法」說，不免會感到離奇。但對一般人來說，不但合於世俗常情，眾生身中有如來，這可見成佛不難，大有鼓勵人心，精勤去修持實現的妙用。稱之為「藏」，又與印度傳統神學相呼應，這是通俗而容易為人信受的。傳說南印度的毘土耶那竭羅(Vidyānagara)地方，如來藏的偈頌，童女們都會吟詠歌唱呢。

如來藏、我的思想，適合世俗常情，一般人是樂意接受的，但對「佛法」來說，是一更大的衝擊！部派佛教也有立「不可說我」、「勝義我」的，但只是為了說明流轉中的記憶與作業受報，不是所述與所證的如實性。而且，(胎)藏與我，都從婆羅門教(Brahmanism)的教典中來，這不是向印度神教認同嗎？依佛經說，當然不是的。我，是過去佛所說而傳來的，世間雖聽說有我而不知我的真義。現在說(眾生位上)如來藏我，(佛果位上)常樂我淨的我，才是真我。《楞伽經》也明白的說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」。為了攝化外道，所以說如來藏我；如來藏我與印度固有宗教，是有關係的。依佛法說，這是適應世間的妙方便，但在一般人，怕有點神佛莫辨了！其實，流傳中的「大乘佛法」，融攝印度神教的程度，正日漸加深。

(2)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(p. 287)：

說「佛性是我」，是為了攝化外道，如梵志們「聞說佛性即是我故，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」。佛然後告訴他們：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」。又有外道聽說無常、無我，都不能信受佛的教說，但「佛為諸大眾說有常樂我淨之法」，大家就捨外道而信佛了。

總之，依《大般涅槃經》的後續部分，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(如來藏我)，只是誘化外道的方便而已，與《楞伽經》的意見相同。如來藏我、佛性說，依佛法正義，只是通俗的方便說，但中國佛學者，似乎很少理解到！

【附錄 2】犢子部與說轉部，成立「我」論的目的，是為了成立生死流轉，從繫縛到解脫的聯繫，而不是以「我」為真理，為證悟的內容。

《唯識學探源》〈下編 第二章 第二節 犢子系與本識思想〉(pp. 52-59)：

諸法無我，是佛教的常談。小乘學派，雖或者有有我論的傾向，但敢明白提出有我論的，佔有部派佛教重要一席的，那要推上座部的犢子系。犢子和它的支派——正量、法上、賢胄、密林山，都建立不可說的補特伽羅。補特伽羅，意譯為「數取趣」，即不斷的招受五趣生死輪迴的主體，本是我的異名。今加以不可說的簡別，當然非外道的神我可比。《俱舍論·破我品》(卷 30)，曾談到犢子部所認為非有補特伽羅不可的理由說：

「若定無有補特伽羅，為說阿誰流轉生死？……若一切類我體都無，剎那滅心於曾所受久相似境，何能憶知？……若實無我，業已滅壞，云何復能生未來果」？

《成唯識論》卷 1，也有同樣的記載。他建立補特伽羅的動機，在解說輪迴與解脫的主體，業力與經驗的保持，這都是出發於業果緣起的解說。釋尊也曾談到過：我從前如何如何，因此犢子系就依這一類的教典，建立它的有我論。從建立的動機，也可以多少知道補特伽羅的任務，現在不妨再說得具體些。

**第一、補特伽羅是從前世到後世的輪迴主體：**像《異部宗輪論》說：「其犢子部本宗同義，……諸法若離補特伽羅，無從前世轉至後世。依補特伽羅，可說有移轉」。

犢子部的見解：心心所是剎那生滅的。色法的根身，在相當時間，雖不滅而暫時的安住，但終於隨一期生命的結束而宣告滅壞。就是山河大地，充其量也不過暫住一劫。這樣，有情的身心，沒有一法可以從前生移轉到後世。在這樣的思想下，三世輪迴，造業受果等現象，當然不能依止那一法來建立。這一派的意見，認為有一補特伽羅，才能貫通三世。譬如我造了業，這業便與我發生連繫；因我的流轉到後世，也就可以說業到後世去感果。

**第二、補特伽羅是能憶者：**犢子派的見地，曾見曾聞的一切，雖然是過去了，但還能在我們的心上記憶起，並覺得就是我自己所曾經見聞的。誰能記憶呢？能知的心識，剎那剎那的生滅，後心既非前心，如何可以解釋「是我曾見，是我曾聞」的記憶現象？所以他對無我論者，提出這樣的詰難：「如何異心見後，異心能憶？非天授心曾所見境，後祠授心有憶念理」(見《俱舍論》)！這樣，他就將記憶的職務，請補特伽羅出來擔任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1，曾明白的提到我能記憶的主張：「犢子部說：我許有我，可能憶念本所作事，先自領納今自憶故」。

**第三、補特伽羅是六識生起的所依：**六識是認識對象的知識，是無常而有間斷的。六識雖然不起，但是根身不壞，依舊屬於有情所攝，誰在作生命的本質呢？這樣的觀察，無疑的是從知識的現象，推論到內在，而觸發到生命的本體。建立細心的學者，用意也大致相同。六識間斷時，有補特伽羅存在，補特伽羅就是六識生起的所依。明白點說：六識的或起、或滅、或斷、或續，都是依止生命的當體——補特伽羅，才有活動。這種思想，與印度有我外道是共同的。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(卷三四)，曾說到外道的依我生識。《大乘成業論》也說：「我體實有，與六識身為所依止」。這雖沒有明說是犢子系的主張，但在該論破斥的時候，曾說「又執有我，違阿笈摩說一切法無有我

故」。既然舉聖教相違來攻難，可知這是佛教內部的學者，不是犢子系是誰？

**第四、補特伽羅能使眼等諸根增長：**《中論·觀本住品》(卷2)青目釋說：「有論師言：先未有眼等法，應有本住。因是本住，眼等諸根得增長。若無本住，身及眼等諸根，為因何生而得增長」？本住，也是我的異名。因有本住的活動，眼等根才能生長。這個主張，清辨論師的《般若燈論》(卷6)，說是「唯有婆私弗多羅(即犢子的梵語)立如是義」，可知這也是犢子部不可說我作用的一種。從補特伽羅的作用上去考察，就是不談如來藏的唯識學，專從瑜伽派的思想來說，也就充分的見其一致。瑜伽派的本識，也在說明它是隨業感果的輪迴主體(「去後來先作主公」)；因本識的執持熏習，才能保存過去的經驗，明記不忘；本識是六識生起的所依；因本識的入胎，名色、六處等才能增長廣大。建立本識的動機，和建立不可說我，豈不有同樣的意趣嗎？難怪有人說阿賴耶是神我的變相。

犢子部所說的我，究竟指的什麼？如作皮相的觀察，它是避免外道神我論的困難，而採取了雙非的論法。它常說：非假、非實、非有為、非無為、非常、非無常、非即蘊、非離蘊；只可以說是不可說我。這種理論，在言語的辯論上，是含有困難的。《成唯識論》難他：「應不可說是我非我」，也就是找得這個缺點；既然一切都不可說，為什麼還要說是不可說，說是不可說的我呢？

犢子部，分一切為五法藏，這我，在第五不可說藏之中，像《成唯識論述記》(卷一)說：(以下引文，多是隨便舉一種)「彼立五法藏：三世、無為、及不可說。彼計此我，非常無常，不可說是有為、無為也」。它把一切法分成過去法藏、未來法藏、現在法藏、無為法藏、不可說藏——五法藏。三世有為和無為，與一切有部的思想，大體是相同的；只是多一個不可說藏，不可說藏就是不可說我。有為是無常的，無為是常住的，而我卻不可說是有為、無為，是常、是無常。理由是，假使我是無常，那從前世到後世的輪迴，仍舊建立不起來。外道的即蘊計我，有斷滅的過失，也就在此。假使是常住，那我應該離卻無常的五蘊而存在，同時也就不應該有受苦受樂的差別。外道的離蘊計我，就有這樣的過失。犢子部見到這一點，才說非有為、非無為。雖不就是有為的五蘊，卻也不可與五蘊分離而獨存。它舉火與薪的比喻，不可說薪是火，也不可說離薪有火。他的雙非論，使人很自然的想到有一不離五蘊的形而上的實體。

【附錄 3】梵本《寶性論》中關於「佛性」是佛藏(buddha-garbha)，或佛界(buddha-dhātu)之譯語用例。

漢譯	所用梵文	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中對應經文
佛 性	Buddha-dhātu (佛界)	<b>buddhadhātuḥ</b> sacen na syān nirvidduḥkhe 'pi no bhavet   necchā na prārthanā nāpi praṇidhir nirvṛtau bhavet    若無佛性者，不得厭諸苦，不求涅槃樂，亦不欲不願。 (大正 31，831a7-8)
		<b>buddhadhātur</b> buddhabodhir buddhadharmā buddhakṛtyam   gocaro 'yaṃ nāyakānāṃ śuddhasattvair apy acintyaḥ    佛性佛菩提，佛法及佛業，諸出世淨人，所不能思議。 (大正 31，846c16-18)
		tatra samāsato <b>buddhadhātu</b> viśuddhigotram mithyātvaniyatānām api sattvānām dvididhakāryapratyupasthāpanaṃ bhavati   略說佛性清淨正因，於不定聚眾生能作二種業。 (大正 31，831a11-12)
	tathāgata-dhātu (如來界)	samāsato daśavidham artham abhisamdhāya paramatattvajñānaviśayasya <b>tathāgatadhātor</b> vyavasthānam anugantavyam   依此十種說第一義實智境界佛性差別。 (大正 31，828b16-17)
		samāsata ime nava kleśāḥ prakṛtipariśuddhe 'pi <b>tathāgatadhātu</b> padmakōśādaya iva buddhabimbādiṣu sadāgantukatayā saṃvidyante   略說有九種煩惱，於自性清淨如來法身界中，如萎華等九種譬喻，於諸佛等常外客相諸煩惱垢亦復如是，於真如佛性常客塵相。。(大正 31，837b19-20)
	dhātu (界)	tatra samalā tathatā yo <b>dhātur</b> avinirmuktakleśakośas tathāgatagarbha ity ucyate 真如有雜垢者，謂真如佛性未離諸煩惱所纏，如來藏故。 (大正 31，827a1-2)
		yathāpi tad asyaiva <b>dhātor</b> yathābhūtam ajātyanutpattidarśanāt 以如實見真如佛性不生不滅。(大正 31，833c12-13)
	buddha-garbha (佛藏)	sambuddhakāyaspharaṇāt tathatāvyatibhedāt   gotratas ca sadā sarve <b>buddhagarbhāḥ</b> śarīriṇaḥ    佛法身遍滿，真如無差別，皆實有佛性，是故說常有。 (大正 31，828a28-29)

	<p>tathāgata-gotra (如來性)</p>	<p>..... sarvasattveṣu ..... <b>tathāgatagotra</b>sambhavārthena ca            .....一切眾生皆悉實有<b>真如佛性</b>.....。          (大正 31, 828b5-6)</p>
	<p>gotra (種姓)</p>	<p>bhavanirvāṇatadduḥkhasukhadoṣaguṇekṣaṇam            gotre sati bhavaty etad <b>gotrā</b>nām na vidyate             見苦果樂果，此依性而有，若無<b>佛性</b>者，不起如是心。          (大正 31, 831a21-22)</p> <p>yad api tat saṃsāre ca duḥkhadoṣadarśanam bhavati nirvāṇe ca          sukhānuśaṃsadarśanam etad api śuklāṃśasya pudgalasya  <b>gotre</b> sati bhavati nāhetukaṃ nāpratyayam iti            凡所有見世間苦果者，凡所有見涅槃樂果者，此二種法，          善根眾生有，一切依因<b>真如佛性</b>，非離佛性無因緣故起如          是心。(大正 31, 831a24-26)</p> <p>..... gotre sati bhavaty etad agotrānām na vidyate             .....此依性而有，若無<b>佛性</b>者，不起如是心。(大正 31,          831a21-22)</p> <p><b>gotram</b> tad dvividham jñeyam nidhānaphalavṛkṣavat            anādiprakṛtistham ca samudānītam uttaram    149     <b>佛性</b>有二種，一者如地藏，二者如樹果。無始世界來，          自性清淨心，修行無上道。(大正 31, 839a1-5)</p> <p>buddhakāyatrayāvāptir asmād <b>gotra</b>dvayān matā            prathamāt prathamāḥ kāyo dvitīyād dvau tu paścimau    150             依二種<b>佛性</b>，得出三種身。依初譬喻故，知有初法身；依          第二譬喻，知有二佛身。(大正 31, 839a4-7)</p> <p>sa khalv eṣa tathāgatagarbho dharmakāyāvīpralambhas          tathatāsaṃbhinnalakṣaṇo niyata<b>gotra</b>svabhāvaḥ sarvadā ca          sarvatra ca niravaśeṣayogena sattvadhātāv iti draṣṭavyam          dharmatām pramāṇīkṛtya            此明何義？明如來藏究竟如來法身不差別，<b>真如體相</b>畢竟          定<b>佛性體</b>，於一切時一切眾生身中皆無餘盡應知。(大正          31, 839b6-9)</p>
<p>如 來 藏</p>	<p>tathāgata-garbhā (如來藏)</p>	<p>..... sarvasattvās <b>tathāgatagarbhā</b> ity uktam bhagavatā          ..... 如來說一切時一切眾生有<b>如來藏</b>。          (大正 31, 828b1-2)</p> <p>tatra samalā tathatā yo dhātur avinirmuktakleśakośas  <b>tathāgatagarbhā</b> ity ucyate          真如有雜垢者，謂<b>真如佛性</b>未離諸煩惱所纏，<b>如來藏</b>故。</p>



		<p>(大正 31, 827a1-2)</p> <p>sa khalv eṣa <b>tathāgatagarbho</b> dharmakāyāvīpralambhas tathatāsaṃbhinnalakṣaṇo niyatagotrāsvabhāvaḥ sarvadā ca sarvatra ca niravaśeṣayogena sattvadhātāv iti draṣṭavyaṃ dharmatām pramāṇīkṛtya  </p> <p>如來藏究竟如來法身不差別，真如體相畢竟定佛性體，於一切時一切眾生身中皆無餘盡應知。(大正 31, 839b6-9)</p> <p>trividhaṃ svabhāvam adhikṛtya cittavyavadānāhetos <b>tathāgatagarbha</b>sya navadhā buddhabimbādīsādharmyam anugantavyam  </p> <p>依法身、自性清淨心、如來藏等三種實體，有諸佛等九種譬喻相似相對法應知。</p> <p>(大正 31, 838b1-2)</p> <p>tatra samalāṃ tathatām adhikṛtya yad uktaṃ sarvasattvās <b>tathāgatagarbhā</b> iti tat kenārthena  </p> <p>此以何義，向前偈言：「真如有雜垢……。」此偈示現何義？如向所說：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。」彼依何義故？(大正 31, 828a21-27)</p> <p>utpādād vā tathāgatānām anutpādād vā sadaivaite sattvās <b>tathāgatagarbhā</b> iti  </p> <p>「……如來出世若不出世，自性清淨本來常住，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。」(大正 31, 839b10-11)</p>
如來性	gotra (種姓)	<p>…… trividhabuddhakāyotpatti<b>gotra</b>svabhāva iti  </p> <p>……能生三種佛身，示現如來性。(大正 31, 838b11)</p>
	tathāgata-dhātu (如來界)	<p>ity evam ebhir avāśiṣṭaiḥ pañcabhir nidhitaruratnavigrahacakravartikanakabimba drṣṭāntais trividhabuddhakāyotpattigotrāsvabhāvārtham adhikṛtya <b>tathāgatadhātu</b> eṣāṃ garbhaḥ sarvasattvānām iti paridīpitam</p> <p>……餘五種譬喻，所謂藏樹、金像、轉輪聖王、寶像，譬喻示現生彼三佛法身。以依自體性如來之性諸眾生藏，是故說言：一切眾生有如來藏。(大正 31, 839a11-14)</p>
	dharma-dhātu (法界)	<p>sattveṣv avidyādīphalatvag antaḥ kośāvanaddhaḥ śubha<b>dharmadhātuḥ</b>  </p> <p>upaiti tat tat kuśalaṃ pratītya krameṇa tadvan munirājabhāvam   </p> <p>一切諸眾生，種種煩惱中，皆有如來性，無明皮所纏。種諸善根地，生彼菩提芽，次第漸增長，成如來樹王。</p> <p>(大正 31, 815b22-25)</p>

	<p>buddha-dhātu (佛界)</p>	<p>śūnyam sarvaṃ sarvathā tatra tatra jñeyam meghasvapnamāyākṛtābham   ity uktvaivaṃ <b>buddhadhātuḥ</b> punaḥ kiṃ sattve sattve 'stīti buddhair ihoktam    處處經中說 內外一切空 有為法如雲 及如夢幻等 此中何 故說，一切諸眾生，皆有如來性，而不說空寂？ (大正 31，840b29-c2)</p>
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